

甘  
棠  
小  
志

甘棠小志卷四目錄

記祠廟第九

甘棠小志卷四

甘泉董醇醞卿甫著

記祠廟第九

祠祀之切近於鎮人者有甘棠廟。

今謝太傅祠也。嘉靖江都志言太傅謝公祠在邵伯鎮元豐九  
域志言甘棠廟卽謝公祠也。雍正江都志言甘棠廟舊祀晉太  
傅謝安。歲久廟圯。鎮民肖像於五聖祠前殿。明嘉靖六年給諫  
彭汝實改題其額曰東山書院。隆慶元年學使耿定向謂安宜  
正位於堂。檄揚州知府遷安像居後殿。國子監監丞沈珠爲碑  
記而五聖未毀。國朝康熙二十三年江蘇巡撫湯斌令毀治

內五聖祠乃改祀三官於前殿。仍以後殿祀安沈珠遷謝公像記略言一統志揚州郡城東北四十五里甘棠廟祀晉太傅謝公。史述公淮淝捷後權奸煽搆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相視步邱地勢西高湖水洩嘗苦旱東漸下湖漲沒農田爲築埭以界之民享其利立廟祀之稱曰甘棠蓋比之召公斯鎮與湖皆以名歲久廟壞鎮民戴紀輩飾像置五聖前堂隆慶改元夏五月督學使耿公試士海陵珠追隨及鎮館於廟覩太傅像肅然曰先賢奚置是務正位於堂始稱乃檄揚州郡守衛侯侯下之江都尹方侯亟遷後殿遂以公命問記於珠珠考之晉書太傅

處大事決大疑當大難成大功咸不動聲色尋常談說施措一曲中其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邵伯埭其一端也禮有功德于民者毋廢祀督學公特爲定其位夫固洽埭人之心而愛戴太傅於無窮也記見西溪文集按公祠莫詳所始然有此埭卽當有此祠沈記所謂有功德於民者毋廢祀是也元豐九域志已載有甘棠廟其來久矣今祠在鎮之東街前祀文昌中祀三官後祀公又按萬曆揚州府志言安石書院在邵伯鎮嘉慶揚州府志言在邵伯鎮者有謝公書院今俱莫詳其蹟考嘉靖閒公祠嘗改額曰東山書院據此兩府志言安石書院謝

公書院當亦卽謂公祠附錄明施鈞謝太傅祠詩晉室將傾不易支先生出處繫安危。山間紅袖從游日天下蒼生望起時風暖松亭春載酒月明花墅夜圍棋。轉頭樂事無尋處空拂青苔讀古碑。

羅令祠

萬曆江都縣志言羅令祠在邵伯鎮。一曰明王廟祀宋江都令羅適嘉靖四十一年知縣趙訥重修甘泉續志言羅令祠在邵伯鎮玉皇閣之旁嘉慶九年貢生趙洵重修移宋秦觀所撰碑於廊廡。秦觀羅君生祠記言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

鉤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詐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己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給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卻潮之患。疏潦水而注之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

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  
壇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  
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瘻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  
禱羣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  
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  
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  
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  
都之北境盍卽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  
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眾曰善於是卽召伯

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海甯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莅官行已所可書者甚多。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按羅公本主。今祀於玉皇閣後殿東偏。畫像猶存其中。翰林學士全椒吳山尊鼐嘗爲篆其額。嘉慶丙子二十一年知甘泉縣事羅鹿泉。翩遠爲贊并序云。君趙宋時令江都。多善政。翩遠以宗人後七百年來令君所治之分縣。以公事至邵伯埭。拜君祠宇。瞻禮遺像。讀秦少游所作祠記。慨然生慕。爲之贊曰。天台之靈產此良辟。廣陵之濤照其精白。政恥鈎距。肝腑洞闢。以廉以勤。目係

黔赤首興水利。湖曰大石。資其灌溉。以潤磽瘠。陂塘溝渠次第  
塈畫。溉田萬頃。耕歲有穗。種桑億株。杼軸充溢。民飽而歌。仁聲  
膾炙。擬諸召謝。俎豆有繹。小子接踵。媿茲履舄。非私於君民。思  
無斁。醇維公爲吾鄉賢邑侯。古既有其祠矣。若以私祀而忽之。  
將何以勸修舉舊典。正吾鄉人之責也。乙卯歲暮。瞻拜遺徽。謹  
隸數行於軸末。

舊搜鹽所地。今爲城隍廟。南北鄉皆有行宮。

江都陸志言。城隍之名見於易。禮記天子大蜡八。水庸居七。水  
則隍也。庸則城也。城隍之祀昉於此。至唐始令天下通祀城隍。

明洪武初封縣城隍伯爵後止稱城隍之神羽士管時庵言鎮中城隍廟舊爲搜鹽所明季所官移於儀徵里人以遺址建廟祀城隍乾隆五十五年張真人府奉勅封靈通伯勅文有云天命無私惟至誠而可格細言亦納遂民欲之所從凡在福世之條不惜分茅之寵受茲殊貺永輔昇平末署襲封五十八代正乙嗣教大真人張起隆咸豐元年辛亥秋水暴漲西風撲隄倉巷廻南工已蟄塌鎮人皆自分爲魚腹中物矣俄上游有蒲包數百十束自來塞之復於六閭之東無人處所開口宣洩勢遂定鎮西人於前一夕見蓮隄南北燈球往來燈上隱約皆靈通

伯字也癸丑二月杪揚城新陷鎮人遷避略盡義井巷火遂無救者鄰有未徙者忽見靈通伯燈馳至火立滅神靈蹟昭著不可殫述略舉其近事如此南鄉城隍行宮名南濟孤壇北鄉城隍行宮名北濟孤壇歲清明日及孟秋望孟冬朔鎮人以筭請於神或南巡或北巡亦有不出巡者謂之坐壇按城隍行宮蓋厲壇也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有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有公厲大夫立三祀有族厲春秋傳言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續文獻通考言明洪武己酉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三月清明七月十五月初一日祭以城隍神主之江都志於邑厲壇

下亦言此三日迎城隍神到壇祭無祀孤魂鎮亦猶行古之道也。

蔡家巷東有都土地廟。下橋鄉有五穀廟。

江都陸志言周禮地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爲其禦災捍患重民命也晉漢而上社稷天下通祀明洪武七年始定社稷之祭社祭土稷祭穀立木主二左爲縣社之神右爲縣稷之神按土地廟所在間巷田里多有之此則一鎮之統也東街之東土地祠亦有堂宇五穀廟在下橋鄉瀕荇絲湖鎮小不得比於縣置社稷壇然祭土祭穀此二廟者實亦具體而微。

鎮北有泰山行宮。通真武樓。其南有三元宮。

泰山行宮。鎮人俗稱奶奶廟。明孫蕃碑記尙存其中。府縣志皆失載。記言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獨爲天下眾山之宗。東嶽泰山之有祠宜矣。祭之以壇壝而弗廟。五嶽四瀆立廟。自晉拓跋氏始。總立一廟於乾水之陰。逮唐乃各立一廟於五嶽之麓。開元天寶間封嶽瀆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間尊嶽祇而加號曰天齊仁聖帝。夫既廟之又爵之。既爵之而又像之。祇像若人焉。至於今莫之易也。維揚郡城北有鎮曰邵伯。鎮之北舊有東嶽神祠。考諸郡志所載。其祠基形勢高爽。面西背

東湖水流其前。

按此指運隄以西諸湖也。時尙未有越河及運隄故云流其前。

山墩枕其後。

自洪熙初年士民劉忠符岳等創建正殿。

正統年間民人姚春等重加修葺成化二十年本鎮士民蔣信等慨然以興復爲己任。

里人之好義者咸願有助諒日鳩工建大樓於嶽殿之後曰靈

應宮創貢武樓於門樓之上凡幡幢鐘鼓庖厨廩庾靡不完具。

命工刻畫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安奉宮中爲國祝釐爲眾

祈祐廟制一新高明宏壯彩繪煥然蓋祀神禮也感神誠也水

旱疾疫有求輒應由是以祭則享以禱則驗余友符君少湖徐

君文實皆歸休於家喜廟貌之聿新相與手疏其始末礪石請

紀歲月於是乎記。末署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紹武府前刑部郎中致仕淮南孫蕃譏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直隸永平府事兵科給事中維揚吳傑書丹鄉進士致仕新蔡縣知縣本鎮徐信篆額三元宮在真武樓南街東祀上元中元下元天地水三官。

鎮南新建文昌樓

卽青雲樓詳建置篇又按嘉慶五年川中賊虜冉添元等圍梓潼見城上旌旗無數因遁走殲於七曲山山有文昌宮旋奉諭旨梓潼爲文昌桑梓之鄉官軍殲賊未必不由神佑。

御書化行耆定懸匾其中六年大學士朱珪以化書進。

命各直省皆立文昌帝君廟並祀先代焉十五年陶文毅典試蜀中過七曲山憩文昌宮考帝君事蹟載蜀輶日記中言明史禮志梓潼帝君者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歲以二月三日生辰致祭又名山縣有神親書飛霞洞記云吾舊生越巂閒以黎雅爲鄉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元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僖宗幸蜀神又見於利州桔

柏津封爲順濟王。親幸其廟解劍以贈。王鐸詩。夜雨龍拋三尺。  
匣春雲鳳入九重城是也。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  
潼嶺見一神人謂曰君早還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亞  
子也及萇稱帝因卽其地立張相公廟。李義山有張亞子廟詩。  
釋道源注云晉建興末神與姚萇爲友後萇使蜀神假以鐵如意。  
又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  
宋吳自牧夢梁錄亦言神掌注祿籍是神之爲靈昭著已久又  
常璩華陽國志梓潼善版祠亦名惡子李膺益州記梓潼有鳴  
湍折碑祠西臨潼水湍迅激流俗呼張君祠亦呼爲石碑祠然

則梓潼之祀張君自漢已然矣至神之名或稱亞或稱惡子化書謂卽黃帝子張揮始制弓矢者又謂卽詩所稱張仲孝友者或又以爲卽張仙蘇老泉禱之而得二子者其張仙之名老泉集則云張遠晉眉山人陸放翁荅宇文使君詩自注又云張四郎諸說不一竊意神本名亞惡子其字也化書不足據張仙當另爲一人姓偶同耳又北夢瑣言載梓潼張惡子祠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蜀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人謂爲張惡子十國春秋前蜀記云王建太子元膺生而蛇眼與建嬖臣唐道襲相惡起兵誅之元膺亦爲衛士所殺其夕梓潼廟祝夢爲惡

子所責言我歸自成都何致廟宇荒穢若此。是皆以神爲蛇之精也。而化書亦載神託生爲蛇。因報母仇揚水陷河事殊不經明嘉靖中倪岳疏言梓潼神於景泰五年始敕賜文昌宮。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涉而爲一誠出附會。宜祀於蜀罷京師祀典其諭與周洪謨略同。然神之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見於萬曆總志。始自元仁宗延祐三年不俟景泰中始稱文昌也。其所以附會之故雖出道家言亦似有所本。史記文昌六星有司錄化書稱帝君在晉爲書生謝艾而謝嘗封福祿伯。見於晉書張重華傳道書所言掌文昌府事司祿籍者殆因此河

圖括地象謂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降福今神生於岷其秉帝命以降福於人宜矣古來以人祀天星如寶沈閼伯之主參商王良之主天駟不一而足何獨於神而疑之神以戰沒忠於所事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未無可疑其所以惝恍杳幻疑於道家者皆化書之爲害也化書雜采傳記穿鑿附會而成原不值一吷闕之可也至陸稼書三魚堂集謂文昌天神宣於孔子而下從祀先賢中擇一以配是又於顏淵卜子夏死爲修文郎之外別添一段邊說亦可不必觀魏鶴山全集其梓潼廟詩云神爲斯文扶正學則知有宋大儒已以斯文稱神初不

與道家之說相涉也。

鎮有關帝廟三。

神廟久載祀典。國朝順治元年建廟於地安門外宛平縣東歲以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雍正三年令天下郡縣春秋祀神以太牢。又追封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並立木主。神扶翊景運。代有褒崇。順治九年封號曰忠義神武。乾隆三十一年加靈佑。嘉慶十八年逆匪犯闕。突見神像戰慄就殄。次年加號仁勇。道光七年敕定西陲加號威顯。咸豐二年廣西奏報以神佑克守省城。加號護國。三年以汴城克守。從國子監司

業保極之請。升羣祀爲中祀。樂用六成舞用六佾。中祀本二跪六叩。四年申明跪拜禮節。滿洲舊俗。於祭神時九叩。自今親詣祭神。定爲三跪九叩禮。鎮中神廟有三。一在鐵牛灣住持僧悟明言廟。爲康熙十年靳文襄建。乾隆二十六年陳中丞匾云神威永奠。聯云獨持大義昭千古。更挽狂瀾衛萬民。跋言辛巳七月十九。湖河漲滿。兼遇暴風。水越東隄。已及廟龕。官民驚恐無措。忽而中止。得保無虞。神靈顯應。非等尋常。常用是重新廟貌。敬上匾聯。以志神德於不朽。撫江使者桂林陳宏謀敬識并書。又乾隆五十一年鎮人張畧翼世恆高福澤符啟裕獻聯云。神勅

止西風激浪。晉恬保障隄工。忻賜兆寶刀分澤水。威靈再顯匡維黎庶。慶安瀾並跋言。帝君於二十六年顯聖係隄業。經督撫兩憲紀頒。本年六月朔郡城龐姓豫獻刀盞。據述三次示夢。有用刀分水之說。時運河乾涸。舟楫難行。未數旬。雨水驟至。隄勢甚危。若遇西風。勢必潰決。迨後月餘。風恬浪靜。萬民安堵。因感帝德。再紀以垂不朽。末署高風敬書。一在館驛前。有乾隆壬申十七年。鎮人蔣球書萬古丹心匾。又嘉慶八年。鎮人仇岡錄錢塘馮景聖帝碑記刊於壁。記云。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於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父母令名。予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

沒而神明廟貌徧宇內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軼無考。侯在天之靈必有盡然隱痛者。予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子昌者讀書塔廟塔廟者侯故居也。冒晝寢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甌碎之甌上有字昌急呴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歲。子諱毅字

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祖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譯。太宗爲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爲美談。亦以教孝也。而况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在廣石章。可考者顧忍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闢。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商邱宋公嘗言壯繆惡謚。當易以嘉名。侯旣喪身成仁矣。尙可以成敗論乎。並存斯言以俟議禮君子。醉謹按。繆古。穆字廣韻集韻韻會並言繆與。

穆同禮檀弓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凡穆或作繆禮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公羊傳隱三年葬宋繆公釋文繆左氏作穆史記稱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皆可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初無惡義。史載追謚侯曰壯繆。其事在建興間。時趙鎮東既卒。後主悼念賜謚。禮官議以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乃謚順平。同時追謚者張車騎曰桓。亦取辟土服遠之義。馬孟起曰威。黃漢升曰剛。何一非令名者。侯與昭烈有手足腹心之誼。後主何緣獨以惡謚追加之。王牧之言當矣。馮記存宋說而不削。或未

之考歟。至名與實爽之繆，則施之晉充宋檜爲宜，豈可同年而語？一在東河頭，有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蔣驛書志，在春秋及乾隆戊辰十三年蔣超書聖神文武匾殿前鐵鑪款識，則康熙元年壬寅也。廟舊無碑記，近徐積山慶增始爲之記。言古來忠烈之臣，自三代以下代不乏人。至於獨抱寸誠，躬犯大難，雖死而不悔，而其一身之存亡，卽以繫天下之安危者，則莫如漢關壯繆與唐張睢陽爲最著。歷代褒忠之典，因亦有加靡已。以至於今，由通都大邑訖夫窮鄉僻壤，皆得起建專祠，崇祀不廢，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固祀典之所必祀，而律以天子諸侯。

爲民立祀之義則聽乎民而不嫌其瀆亦猶行古之道也是故  
壠上蕞爾地也。而睢陽之廟則有二。壯繆之廟則有三。抑吾竊  
有慨焉。睢陽沒而兩京猶得復。壯繆沒而宛洛不能長驅。祁山  
之師遂終於無濟。是則壯繆之抱恨爲何如。其一身所繫之重  
更何如也。然而言乎食德報功。壯繆所著績。則在徐充荆豫間。  
固非若睢陽遮蔽江淮爲江淮之民所宜追思也。且凡愚民所  
奔走而媚祀者。大抵盡俗所稱主生死而司利與祿之神也。卽  
以睢陽言之。亦且謂其巖厲疫矣。若夫壯繆之得祀。則初無是  
也。乃其凜凜猶生之氣。久而彌彰。雖在婦孺子愚氓野老莫

不相率而拜稽恐後而要非有所爲而然也。敬畏悉出於衷所不容已。而廟貌之偏於寰區且無不巍然其在望。由是觀之是正可以見互古爲昭之有自。而信乎直道之在斯民至今而猶未泯也。邵鎮三壯繆廟舊皆無碑記。其東河頭之廟道士徐芝生因以記屬予。予惟壯繆廟之在鐵牛灣者。則於更樓決口既塞時建。猶有徵。至驛前東河頭二廟創於何時。今俱不可得知。特東河頭之廟其鐘與鼎所紀年尚有康熙壬寅歲鑄之文可覈。駢前廟鐘鑄於雍正中。則固在先矣。壯繆廟旣當以茲爲最古。而相其規制又較宏敞焉。是宜神之靈所必憑依。故不辭。

而爲之記。按徐記言鐵牛灣廟於更樓決口既塞時建。蓋決口既塞始有隄。有隄然後有廟。徐說是也。決口塞於康熙三十九年。鐵牛置於康熙四十年。廟之建當在此時。云建於康熙十年者非。又按洪稚存亮吉有長流水關神武廟碑記。言神本諡壯繆。本朝定諡神武。其篇中皆稱神武云。

關帝樓二

一在所前。一在司前。

大王廟三。

明陳繼儒傳略言神姓謝諱緒。錢塘安溪人。宋謝太后戚畹也。

折節就學。絕意仕進。建望雲亭於祖塋之金龍山。德祐二年宋亡。投苕水死。元末鄉人皆夢縉爲神。明太祖取臨安見神金甲橫槊空中助戰。其後擁護漕河屢著靈異。天啟四年蘇茂相會漕水涸舟不前。神降言爲我請封。當以水報。蘇具疏甫畢。洪波湯湯。萬檣飛渡。得旨加封金龍四大王。李笠翁漁言。王姓謝名縉。爲宋諸生。以忠義自矢。聞陸秀夫抱帝昺沈海。知宋祀已斬。遂赴水死。明太祖起兵。王托夢近臣許反黄河水助戰。後果逆流。遂得封。王行四。死於金龍山下。故曰金龍四大王。邵遠平戒山文存言。神父司徒公仲武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季。故稱四

大王。按鎮有大王廟三。一在鎮南東岸運隄上。曰南大王廟。一在西岸潘家古渡南。曰中大王廟。一卽中州會館。在鎮北西岸中祀。王俗稱北大王廟。又按會典載。凡祀禦災捍患諸神之禮。因所捍禦之地建立專祠。特加封號。飭所在有司歲以春秋諫吉致祭。祭顯佑通濟王謝緒於江南宿遷縣。其一也。

龍王廟二。

一在官河上岸瀕邵伯湖。一在官河下岸瀕艾陵湖。鎮全盛時。龍舟競渡。紅兒綠女多於此聚觀。陳息凡鍾祥言。龍神之祀。重利民也。考神農求雨書。甲乙日不雨。命爲青龍。丙丁日不雨。命

爲赤龍。戊己日不雨命爲黃龍。庚辛日不雨命爲白龍。壬癸日不雨命爲黑龍。各按五方分命小童子壯者老人舞之。若不雨閨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近代祈報蓋本諸此。又占候書云。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各有所主。往往而應。第周秦以來未聞顯列祀典。惟壬辰之祠始見後漢書祭祀志。昔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謂星爲天田。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爲就其類。然寶祠后稷而非專祠龍神。其立祠而號龍王祠。蓋自晉明帝始。是時釋氏入中國。因有龍王之號。伽藍。

記所載龍王嗔佛行化興大雲雨此其徵也。又道書載二月龍神朝上帝者凡數見。而龍王龍神之稱遂著在祀典矣。國朝自京師黑龍潭玉泉山皆設祠以祀龍神下及直省郡邑各有專祠云。

財神廟二。

一在運隄南大王廟北并祀風神。一在東街福壽庵東。

又有三茅宮。

在城隍廟側祀漢三茅君。梁書陶宏景傳言句容之句曲山恆自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

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如來庵

在大街西面文節堂倚百子堂。

大悲閣

在大街東廟巷中本邵陵王祠祀梁邵陵王蕭綸楹聯有云六代鶯花詞章欲並青宮望三軍冕藻忠孝爭援白下圍考梁書本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善屬文天監十三年封邵陵王普通五年嘉慶府志作天監五年誤攝南兗州刺史時豫章王綜以南兗州刺史鎮彭城也坐事免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

州刺史復坐事免。頃復封爵。太清二年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直指鍾山。大破之。翼日。賊逼大軍。軍潰敗還京口。三年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至郢州。時元帝世祖釋也。時爲湘東王。圍河東王譽於長沙。綸與書曰。卽日大敵猶強。天讎未復。余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其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世祖

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討景。元帝聞其強盛，遣王僧辯帥舟師逼之。綸軍潰，收散卒屯齊昌郡，爲侯景將任約所襲，走定州。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城主李素閒城納之。西魏大將軍楊忠儀同侯畿通攻陷，執綸不爲屈。遂遇害，投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年三十三。百姓爲立祠廟。世祖追謚曰：「攜按史臣論：王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則可嘉。余嘗讀王與湘東書，洋洋千餘言，剖析事理，義形於色。及其從容就義，齋志以歿，千載之下。

稟然有生氣。小德出入正不必爲王譁爾。徐積山言世固無險躁而能忠孝者。王之忠孝彰彰矣。然則史氏謂王險躁蓋亦據當日坐免時公牘之詞。斷之非篤論也。知言哉。鶯花兒藻一聯詞旨雋切。惜無款識。丁鳩樓云。是王秋卿太守少時撰。殿右壁有重修邵陵王祠土地堂並新建火星廟碑記言邵陵王祠創自洪武六年。民人孫良爲首舉也。王之威靈禡福一鎮鎮民設誠以祈修意以禳。乃王應答捷如桴鼓。用是血食茲土。歷本朝垂二百餘祀。所從來矣。祠殿三間。王儼然臨於其上。而土地堂附焉。前平房三間。中一間爲通道。北一間侍奉香火者往來居。

之然南瓦一隅爲隙地。若將有待於後之增修也者。具在舊誌可考已。迨世廟倭囚內訌。民居遷徙以避其亂。而南瓦隙地竟爲豪有力者所占。越邇者萬厯二十七年除夕。祠之右延燒一百餘家。二十九年元旦。祠之左延燒又數十餘家。二年內外兩遭火變。乃王祠宇居然無恙。倘王威靈足以弭火災歟。抑祝融回祿之神欲附王之祠如土地堂而未有應歟。於是鄉耆姚漢石。雲與此祠左右推諳土俗者共商之曰。我等世居於此。恐令祝融回祿之神未得所安。而炳其虧焰。俾朝夕兢兢。唯熒熾是懼。無甯築宮而祀之。使祝融回祿之神獲甯居此土。以爲我輩。

捍患可乎。眾欣然從之。乃謁鎮巡宰偕父老子弟博士諸生集王祠前。指點曩昔基址。索所占越故地。時業已爲民人周容所有。然非自容始也。容暗眾言如出一口。卽百喙不能辭矣。乃返其故地。巡宰暨父老子弟博士諸生嘉與容自新雅意。當日拜鄉耆姚漢石。霧鄉鄰錢可尊。周鵬王應鵠。戴洪誼。趙熠林宗。仁劉文光。王樓張之英。張熲爲糾首。各捐金數方。鎮有問施舍多寡。聽其所願。以助分給重修邵陵王祠土地堂而新建火星之殿。殿後旁厨屋一間。紙爐一座。捲篷一橫。捲在邵陵王殿前也。殿外永闕<sub>字</sub>一百步。臨大街。蓋門樓一間。顏其上如所稱重修新

建云其工始於六月之一日而畢於六月之廿二日未經一月而殿宇告成何若是亟耶良繇糾首等皆老成人卽有一二少年亦嚮往大義而厭棄浮薄者或慷慨捐金或勤劬率眾或不廢畚鍤而雜作傭人爾意者明神鑒諸君勤勉堅貞闕三字冥冥耶抑諸君邀明神寵靈而赫赫之精托寄於人力耶有如諸君邀寵靈於明神而眞誠之極足以幽觸元闕四字英爽闕一字燭

有不朗察里井以明庇我民人也耶明神總人物之司命操禍福之權衡吉則祈之凶則禳之行將爲民卻災錫福而保障闕一字一

字鎮者泰山北斗矣鎮之民自嬰兒以上咸拜明神之賜敬謝

姚澐石震以下諸君同結善緣者亦永永不磨焉時萬曆三十  
年歲次壬寅後學江都縣闕二人孫祁彥撰碑末姓名可辨者

字

曰本鎮巡司信官馬朝用鄉耆王湘翼大榮王樞謝桐信官石

活信官孫淵廟鄰張玘石有守同募勤劬姚應奎石有瑛戴性

成王九章周良棟趙啟春林

闕二

張堅王廷詔錢有京劉京元

按碑久臥瓦礫中道光辛丑壬寅閒住持僧德明湔拭之嵌於  
壁今額大悲閣不知易自何年閣上中祀觀音右真武左火星

土地在閣下殿左又殿中道光十六年四月湯糧通判王國佐  
聯云淚灑臺城南國江山餘玉座功高淮堰東溟蛟鰐避雲旗

則又頌王之能捍水患也。

祠山行宮

在廟巷口南大街西卽句容會館叩句容人言祀祠山大帝并云神姓張。

都天行宮

在倉巷口北大街西祀唐張睢陽鎮人稱都天廟嘉慶揚州府志言祀司疫之神也先儒釋月令二儺以爲疫者昴胃中大陵積尸氣及虛危中墳墓諸星氣所軼出江都陸志言儀徵縣新城神廟碑云元至大初州大疫有孚惠先生者楚人也得其師

徵牧公之學。由潯陽東游於儀憐州。毗之病。以神符祕漢飲之。  
疫皆不藥而愈。州人德之。因爲壇道宮於新城。此神廟所由昉  
也。神後加敕封廟祀甚廣。按鎮廟有乾隆丁丑二十二年刊石云。乾  
坤大化。正氣流行也。古今偉人。正氣鍾靈也。故人得天地正氣  
以成形。卽有介然不拔之操。遺世獨立之概。與天地相終始而  
不負所生。遠稽往昔。近採今茲。求諸叢眉固難。而得之巾幘尤  
爲不易也。吾鄉朱君大有。系出紫陽。代生賢哲。娶於陳淑女也。  
性秉柔謙。禮嫋經曲。鹿車共挽。鄉邦咸指少君。鴻案相莊。閭里  
推德曜。方飛鳧之其弋。琴瑟相調。乃寡鵠之旋歌。影形獨弔。

棄砧永別杜鵑血淚交流鸞翼驚分猿子柔腸欲斷夫遺三女  
總角未笄日乏重餐飲冰不飽家徒四壁妻涼唯枲績宵燈慘  
備千端疏水僅彌炊夜月盤錯維殷老猶弗倦冰霜凜冽窮且  
益堅憶其青年矢志自首完貞松操不爲表暴柏節必致終涇  
計婦居歲月青燈已三十三年撫旣往春秋介壽閱六十八歲  
于嘗廁詞臣同居梓里見聞既稔稱述皆質鎮南長帝行宮自  
立家廟爰勒石以彰淑德俾神鑒亦發幽光從此大節流芳允  
矣名垂竹帛高風著美休哉烈貫乾坤嗚呼正氣鍾靈安在古  
今人之不相及哉是爲序末署賜進士出身誥

授奉直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係題廣西司員外郎前翰  
林院庶吉士瓊園王翊誌。

夾河後街有百子堂地藏庵。

百子堂倚如來庵。地藏庵當八佛柱隄後迤北。

北河頭迤南有火星廟。

古之稱火官火神及火星者蹟矣。星經言熒惑主火郎顙言熒惑者至陽之精天之使也。稽命嘉言火官修則祥麟至斗威儀言乘火而王其政頒平廣雅言火神謂之游光又熒惑謂之執法。天官書言熒惑爲赤帝之子。晉書言熒惑有禮錄異記言火

星之精化而爲珠。稽耀鉤言。熒惑之精散爲昭旦龍魚河圖言。  
熒惑之精爲風伯之神。月令於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  
皆言其神祝融。鄭注。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呂氏春秋。  
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無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  
之神。左傳言。火正曰祝融。杜注。祝融明貌。其祀黎焉。漢書五行  
志。言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  
方。而昧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  
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  
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

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搜神記言  
神姓宋名無忌漢時人也生有神異歿而爲火精唐牛僧孺立  
廟祀之以禳火災廟在武昌府城東七里本曰宋大夫楊吳避  
諱改稱大憲唐章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達者導  
從數十輩昂昂然詣章曰公將莅鄂渚僕所居頽毀非公不能  
葺治及至訪無忌廟乃夢中所見遂鼎而新之今江東各所之  
火星廟皆其神也按古者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民非火化不  
生活其爲功德也大矣鎮之祀火星也報本返始之義也廟在  
北河頭巡南稍西面神路有額曰明威宣化雍正乙卯十三年蔣

繼軾書

東河頭有佛壽庵

在關帝廟巷口西

南橋口有準提庵

瀕玉帶河

東街之西有多寶院，東有福壽庵

雍正嘉慶府志皆言多寶庵一名多寶館，在邵伯鎮東街。按卽今多寶院也。甘泉續志言多寶院在邵伯鎮東街久廢，里人庠生戴杏監生龔聯甲等重修有碑。龔石生慶麟言多寶院在謝

太傅祠右始建於明代。至國朝康熙閒里人戴士騏翼良懿

等設立齋僧館過午置多寶船以救生南北緇流息肩有地田

房生息載在碑石並言乾隆五十八年因寺僧廢弛其尊人

甘卽

泉續志所稱名聯甲與戴君杏等入院清理捐貲贖產梵宇重新時住持

僧月修與如臯枕石風雨聯吟有閉門石半夜擁被月三更之

譽里中徐春泉中翰王爍英茂才史牧村徵士周鹿坪明經與

結社焉其徒天來善時花雅量高致亦不替宗風云院有康熙

十年戴士騏多寶齋僧館碑記言邵伯鎮初未有齋僧館之設

康熙元年壬寅始創興焉而首其事則自騏世傍東山謝公

書院爲茲鎮東西南北通衢。日見擔囊負鉢卓錫頂笠者住足無所。駟賓憫之。蓋鎮自兵荒後。叢林古刹。日漸蕭條。無一粥飯主人。因思得一善地。令若輩一飽而去。然駟竊懼焉。懼心餘而力薄也。懼出多而入少也。復爲大眾廣求善信。或以米至而釜甌有香矣。或以薪至而烟火有色矣。又或以油鹽蔬豆至而餅疊有實矣。又或以青蚨白鑑至而若冶若陶若琢若削無不有成矣。遂爲百千萬億比邱頭陀僧尼羽客設一香積雲厨於茲市口。其始僦居租廬隙數椽。權爲安之。後三四年間。傳愈遠。來愈繁。費愈重。駟復陳蔬果。會善信公議。置房地以濟齋費。因思。

船子和尚起造慈航濟救眾生此其一端也。鄰東山謝公祠西王姓者市房三廂二。又西廳三廂一。再西又市房三。夫造船則月有舟租之入。置房則歲無房租之出。因公用價銀其五百兩。名其館曰多寶。而船亦以多寶名焉。今又五六年矣。總十年之間所置廳房座廡廊宇廚庫上自佛座經堂以及客居賓位并外接眾迎僧無不周備。兼之竹木陶冶銅錫之器既工且精。而篙工水師掌其舟。座人市客掌其座。遂成茲館大觀焉。如是而饑者得食矣。渴者得飲矣。勞者得息矣。將來遍及有如恆河沙之未已也。至今而輒十年前之懼始釋也。雖然又有憂焉。吾輩

老不能久。恐後之人不能恪守前規。或佛地反爲魔地而善始無以善終也。因公叩邑侯林准令勒石永遵。復飭邵伯鎮巡檢司督河事余鳩工鐫刻以成不朽之盛事。又康熙二十五年有多寶館重立碑記。不著撰者姓氏。碑末列七十餘人。多漫漶不可盡識。記言人不患不爲善。患爲善而無其法。無法則弊。生則志懈。志懈則事廢。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比比然矣。邵伯鎮多寶齋僧館爲南北通衢。創自善士戴君輔之叔戴士騏。及何照昱。侯有學。龔良懿。陳君策等。仿維揚湯道者例也。乃郡之館未克竟厥志。而茲館仗佛力之蔭庇。眾善信之維持。僧眾往

來凡息肩者無不懂忻果腹而去未嘗稍有缺乏焉多寶之名舊矣前邑侯林批准立石用垂不朽所有規條亦載之詳矣驕不幸早故輔與眾善信繼董其事兢兢遵行不怠規模日益闊有田若干畝市房若干間載船一隻輪轉無歇以其入助薪米蔬穀之不足然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輔恐數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思再立石以垂久遠邵伯巡司莫旣爲申報輔等復請命於邑侯劉准再立石又復援育嬰堂例求入郡志今載在志中云多寶館在邵伯鎮里人戴士騁等建路當孔道往來僧道貧乏者皆資一飽知江都縣事林公有碑記此誠不

朽之地矣。噫。騧等倡之於前。輔等踵之於後。無非善作善成。始善終之意。謹與在事諸君子約。凡出入毋妄爲。毋浪擲。毋飽私囊。以至一絲一毫之必嚴。一器一物之必惜。後之繼今。亦猶今之繼昔。俾世世守之勿替。此輔等籲縣重立碑契載入郡志之微意云爾。按此記疑卽君輔作。其迭書騧名。當亦臨文不諱之義。則然。乾隆間捐貲贖產。郡侯馬給示刊石院中。甘泉續志所稱有碑。指此。皆申戒約束之詞。福壽庵在東街財神廟側。

臨神路長隄有玉皇閣。

江都陸志言。玉皇閣在邵伯埭。明天啟初。東魯道士劉化芳募

得木料神像舟載以歸經邵埭風雨波濤大作舟不能前爰營  
宋羅令祠故址建閣復建羅令祠於閣後康熙二十七年建下  
院名孚庵在尖竹顆嘉慶府志言舊爲宋尹羅適正之祠今  
並祀閣內按羅公木主今祀於閣後東偏廟貌巍峩知寶閣而  
已知舊爲羅公祠者蓋寡又雍正志言閣前石隄長里許水噏  
圮壞康熙閒里人許士進重修康熙辛丑六十蔣西圃繼軾有  
重修玉皇寶閣記言邵伯埭東湖之上舊有玉皇閣歸峙於法  
華寺佑聖觀之間里人所謂三山是也創始於前朝天啟初東  
魯全真道士劉化芳渡河涉江偏歷荆楚行募數年而料木具

聖濬成載諸巨艦將歸東魯。道經邵埭。會猛雨漲天。狂風拔樹。  
湖波洞涌。舟不能前。化芳仰天嘆曰。豈神之棲托固於此所乎。  
於是緣闔鎮父老之請。經營羅公祠廢基後隙地。建羅公祠於  
法華寺側。此閣之創興所由來也。噫。化芳生長於東魯。建閣於  
淮南。苦蓼於三湘七澤之區。而逗遛於艾陵棠水之側。風雨之  
驟來。波湧之猝發。信有神力陰相其閒。非人力所得與也。閣前  
有山門雷殿。閣後有斗姥層樓。武曲文昌莊嚴法像。則行道劉  
體芳繼化芳而募建者也。東西兩廊鐘鼓廂樓面門石橋。則吳  
門道士盧清閒同在會士民捐募而續成者也。隨閣有田若干。

畝則在會士民釀金購買爲常住接眾歲修公用之資者也。先後住持。本朝順治初則國師王崑陽。康熙初有勞山龍門派合回顏師。皆能脫垢離塵。希真鍊道。以持上清元祕之教。康熙五十七年住持王清淵復同捐募重修。棟桷增新。金碧煥彩。告成之日。有羣鶴東來。翔翔雲表。觀者驚異。謂爲眞誠之應。夫三清虛遠。上帝尊嚴。闢闔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者乎。紫雲之間。碧霞之城。夙宿鷲棲。烟雲縹渺。豈人間棟宇凡俗往來之地乎。然耽虛好道之士。究符籙歸宿此域。亦修眞養性之一助也。閭有舊基。田有定畝。詳勒諸石。俾後人不得妄生覬覦。

此在會諸公之志也。予少游斯地歸覩閣之復興嘉諸君信道之誠。因爲之記。又咸豐四年劉夢瞻文淇有重修玉皇閣記。言玉皇閣隸於江都者一在瓜洲東門外。聳峙臨江隸於甘泉者二。一在古旗亭。一在邵伯埭。旗亭地勢湫隘。瓜洲之閣亦漸傾圮。惟在邵鎮者規模宏整。金碧有輝。是閣爲宋羅令祠遺址。秦少游有羅君生祠記載在郡志。明天啟初山東道士劉化芳渡河涉江。採木製造玉皇尊像。將載歸東魯。道經邵埭。湖波洶涌。舟不能前。乃建閣於羅令祠舊址。以供奉尊像焉。嗣劉體芳又於閘前建山門及雷祖殿。閣後建斗姥樓。文武帝君廟而供羅

君繪像於樓下不忘本也。明末盧清間又建東西兩廊鐘樓及  
門前石橋。歷歲滋久鐘樓既圯其餘土木之工亦廢而不修。  
國朝康熙戊戌五十年住持王清淵復鼎新之其詳載編修蔣君  
繼軾所撰記中。道光戊子八年蔡復基於閣之西偏建屋數楹以  
爲延客之地。歲在辛丑二十一年蔡君弟子管本厚住持斯閣。發願  
募修。紳士旣各醵金而鎮中貿易以豆市爲大宗。復歲出贏餘  
以助葺理之費。遂乃增修寶閣。凡甃瓦瓴甈之屬悉經更易。嗣  
於己酉二十九年孟春髹漆裝彩煥然一新咸豐甲寅文淇寓居閣  
中。管君以此次重修未有記文。屬爲紀其年月。因得讀編修所

作之文編修謂三清虛遠上帝尊嚴閻闔天門虎豹蹲踞豈塵世所易瞻仰紫雲之閣碧落之城鳳宿鷲棲烟雲縹渺豈俗人往來之地惟耽虛好道之士歸宿此域亦修真養性之一助爾其說固當然余按錢少詹事大昕亦嘗作嘉定集仙官玉皇殿記其文有云釋氏奉佛爲天人師而諸天乃在護法之列其言誕而難信惟道家以玉皇上帝爲天神之至貴者玉以言乎德之至純皇以言乎道之至大與書稱惟皇上帝詩稱有皇上帝者若合符節而復選高敞清幽之地築室而事之巍巍峩峩昭布森列使人有所敬畏以謹其修而寘其過則與吾儒敬天之

學相資而不相悖焉。又謂天道遠人道邇。求福於天不若求福於己。瞻禮膜拜乃致敬之末節。非所以格天也。然三洞立教爲平等說法。崇拜有所齋醮有儀。使人知天之當敬而從事於善。知天之可畏而豫遠於不善。可以保身。可以善俗。其言尤爲篤實。平近可謂感入而易入矣。余避寇棟上。嘗往來斯地。見閣外有蘆棚數十間。棲止流民。施粥施藥施棺。皆鎮上諸紳士捐貲爲之者。凡諸善舉。大率先集議於閣中。而後行之。昔少游記羅公之德政。謂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又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瘳至不可勝計。由斯以觀古今人何。

遠不相及之有。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德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去歲粵匪寇揚城，再至埭輒返，無所騷擾。故鎮上得安全無事。謂非天之所祐所與不可。余故舉少詹敬畏之說爲文記之。以授管君使璣諸石，願諸善士之力行勿怠也。管君字吟松，本鎮人。工書善奕。琴書位置花草經營，得雅人深致。道光乙巳，芸臺相國過其地，嘗顏其居而稱其人焉。又郭堯卿夔有玉皇閣重修八世遺像記，言昔昭明有言曰：圖像則讚興像之時義遠矣哉。余考夫像之爲用，非惟工塗飾壯觀瞻之謂，將使遠事者事亡如事存，而後起者私淑如親炙。羽士管吟松，龍門

派十五世孫也。丁亥仲春始受業蔡公復基於邵壠東湖上之玉皇閣。是閣也。經始於前明天啟初。而增美於康熙戊戌。自劉公化芳以迄王公清淵。代有造於斯閣。鄉先達太史蔣公繼軾所撰重修玉皇寶閣記載之詳矣。韓公來成繼王公而持教夙夜匪懈。佑啟後人用能保化芳諸公之緒不墜。以逮於蔡公吟松。每自恨生晚。韓公已不得親侍。惟幸代有遺照。雖化芳諸公如及見之。此則繪事之重。而吳道子之所以稱勝場於杜老也。惜曠厯年所。殘蠹滋多。蔡公情殷堂構。至老弗輟。后土殿前有九松樹。蔡公爰營屋九椽於殿西。名曰九松山房。將欲表章道。

貌永世後昆。奈倏爾駕鶴。有志未逮。付之吟松。當是時也。廟貌  
神像未竟修葺。吟松於時憫其罅漏。急事補苴。縉紳先生共成  
其美。垂十餘年而觀瞻甫肅。然吟松之心未嘗一日不以繼蔡  
公。未逮之志爲念也。張君厚庵素工畫。爰出歷代祖像屬其並。  
繪成幅以蔡公配。晨夕供奉。用誌欣慕。蔡公有知。當含笑於蓬  
壺仙島間也。是爲記。伍松坡榮春書。

祐聖觀

嘉慶府志江都陸志俱言。觀爲元至正中道士王潛淵建。明洪  
武十三年道士符春浩重建。按觀中前祀都天徐積山關廟記。

言壞上睢陽之廟有二此其一也後祀真武高宗本維揚志作祐聖道院今乃易羽而繙

法華寺

萬曆江都志言法華寺在邵伯鎮羅令祠東卽來鶴寺也隋大業三年僧普輝建洪武五年僧行山重建正統六年僧元程重修寶祐志作法華禪院周世宗征淮南駐蹕於此因置院焉開寶中賜額爲寺寺有銅鐘重千斤蘇子瞻爲之銘甘泉吳志言嘉靖維揚志江都志皆謂晉永康間建洪武四年僧普敬重修與萬曆志不同嘉慶府志言明郡人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微時

讀書寺中既貴出貲重建。庀工日有雙鶴繞梁之異。因名曰來

鶴。

國朝乾隆三十八年僧悟德

甘泉續志作悟修。重建嘉慶四年

甘

續志作六年。其徒達池復修。甘泉續志言達池開法坐禪。詣都請領

龍藏全部。四體大藏金兜一分。

府志作嘉慶十年。龍藏全部。四體大藏全覽一部。

勅賜

供奉後樓。嘉靖維揚志言邵伯來鶴寺與祐聖觀相鄰。寺觀皆有鶴巢。二巢有二雛。其祐聖之鶴傷於彈。二雛待哺於來鶴來

鶴之鶴哺。猶己子。誘之飛鳴。全其羽毛。人咸異焉。時明嘉靖癸

巳夏也。揚州教授高簡作仁鶴歌以記之。東坡集言邵伯埭之

東寺僧子惠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爲之銘曰。無量智

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有府志江都志俱誤作所出遍滿無邊空殿側有

國初

碑首題

欽命收撫蘇杭

大將軍前鎮守直隸徐州河南

河北等處地方統兵官挂鎮徐將軍印提督軍務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李諱成棟

勅封榮祿一品夫人楊氏鎮標隨征

游擊賈諱元旛旗鼓參將范諱承恩功德記記云棠湖澤國也。

自晉太傅東山謝公築隄後始得埭名襟帶江海頗稱形勝法華寺之肇基與築隄同其時歷代增修益其壯麗以故金碧輝煌殿閣巍煥左翼元都嗣有神仙之樓居並其體勢三山競秀。

洵爲壠上奇觀。而學士銘鐘諫臣題額。又爲士君子之勝游。無何元黃戰野。海宇未奠。羽書旁午。之會客兵絡繹而至者。殆以數十萬計。摩肩擊轂。盡爲荷戈執殳者。寺之不免於踐踏也。明矣。莊嚴紺宇。清淨蘭若。一旦化塞瘴邊烽。卽袈裟地。不使諸僧挂錫。摧其木。斷其垣。毀其佛像。總以利其有。而資其餕糧也。嗟乎。載古刹丈六金身。一旦毀於行禽語獸之手。忍乎不忍乎。復得延安李公。浙川賈公。東魯范公。駐節茲土。李公有吳越之役。賈公范公日爲束兵撫民。計公餘憩於寺。見其梵宇塵封。貝葉狼藉。爲之愀然不安。恍動入廟思敬之感。乃勸李公夫人楊。

氏捐貲重修。以釋不肖者褻瀆之罪。夫人感其意爲之首肯爰  
召寺僧完初。董其事。事竣復延眾僧諷經懺悔。自是梵王宮莊  
嚴如故。而眾僧始得出入定中無魔劫也。則是李公夫人不朽  
之功德實賈公范公成之也。寺僧並都人士感其德而樹碑屬  
余爲記。余離亂人也。毫石久焚。勉強應命。是役也。以證福則有  
菩提之種焉。以證德則有甘棠之澤焉。余十年讀書茲寺。夢寐  
思存。青瑣邦地。尙爾無恙。莫非三公之力也。徘徊宇下。不勝飲  
水思源之感焉。而三公之流風遠矣。末署甘棠後學徐而捷撰  
并書。兩岸生員龔名下雙行書史鼎元龔坦王之朝張在澤潘

士遇徐日允趙玉史宋魯住持僧智侶惠縉義祖歲次乙酉順治二年孟秋立石。

過銀錠橋而東有文昌宮銀庵。

文昌宮舊名斗壇。祀呂祖。今祀文昌。銀庵本浙紹會館。俗稱銀罐子庵。

瀕艾陵湖有東嶽廟。

江都縣志言。東嶽行宮著名者凡三。一在邵伯鎮湖濱。明洪武二十九年鎮民劉忠建。正統十年姚泰春重修。甘泉續志言。東嶽廟一在邵伯鎮下橋鄉。地窪下云。水漲至廟門即止。爭傳爲。

神。按今殿脊之上有磚刻重修東嶽廟記。文多脫落。略言吾里  
廸邇而至東郊。東嶽古跡其來舊矣。不卜建立何代。湮沒何時。  
第見荒邱殘碑。草芊卉蔓。僅存故址。識者過之。竊嘆空柯之斧  
莫斷。無米之鬲難炊。徒自感懷無補也。萬曆四十五年神明顯  
現。一示夢於李諭。再示夢於地主周師爽。宛語廟基顛末。速爲  
立廟建像以繼禋祀。事眾人警悟起。會聚相道一轍。恍覺神明  
之莫可欺也。如斯由是諭率奚筏張燭仇應乾等鳩工集材。經  
度甫下有<sub>以上疑序鼎革事。</sub>脫漏復見當是太平復見。其子李應麟張宏址等與行  
僧清正虔修苾芳。穆然思奮然起。有步踪逐景之志。於順治四

年銳意勸勤載葺載營缺者補之窳者墁之蔚爲草荑者清之樹屏設門壯麗宏規牆分八式偉瞻遠制斯時盛舉傳播棟上士民及遠近童叟莫不忻然願建有茲神廟也旋而施金濟粟助工讓地捷如影響於是匠師爲之準墁師爲之圭擰抒者忘其手踏鍤者忘其足郢斲者忘其功塗壁者忘其瘁不鳩一工不斂一資浹歲告竣聳然鼎建而獄峙焉非神力必不幾也前建二殿後造峻樓廟貌規制煥然一新此復爲修建以永其盛而屬記於余夫東嶽居泰山爲五嶽之尊本以好生廣生爲心亦以消災降福爲念遂使天者壽凶者吉難嗣者而蕃衍貧乏

者而饒足。以故神廟雖窮鄉下邑村落邱墟而遐邇士女老稚  
詣廟進香及求福嗣者絡繹不絕。廟無容所。余壠上耆老三捷  
張公與余輩躬逢盛事。目擊聖境。深信神明庇庇。萬方感應。極  
讚李姓諸人董成神廟之鉅功也。逾三十年來。忽經兵燹之後。  
不免風雨侵薄。雀鼠盜殘。久而傾覆。伊誰之責歟。景慕不衰。多  
所建立。而皆莫如我鎮之神廟。建於壘上東隅。廟制巍煥。總結  
七墅之烟井。氣勢森嚴。襟帶六湖之血脉。萬姓依之。四民賴之。  
將召公甘棠遺蔭。謝公築隄宏猷。更藉聖力於不朽矣。至夫歲  
時佳節。朔望良辰。下有脫漏廟也。其父始創之。其子繼成之。又孰非

神明之多廢而報以昌其後哉。末署徐洪台蔡金章薰沐頓首。  
附錄元成廷珪廣陵獄官黃鑑壇詩。濛濛雲氣溼霓旌。小隊紅  
綃鳳蠟明。鶯鶴舞隨行道影。魚龍出聽步虛聲。淮南高士青毛  
節。句曲仙人碧玉笙。一路天風吹不斷。此身今夕在蓬瀛。

過寶公橋而東有釋迦教寺。

萬曆志言。釋迦教寺在邵伯鎮。卽寶公寺。宋元祐五年僧惠朗  
建。景泰三年僧文演重建。雍正江都陸志言。康熙五十二年僧  
了愚重修。寺有康熙癸卯二李節碑記。言甘棠鎮爲謝太傅所  
築。埭南爲墳。墳裏河流入荷艾二湖者。有橋過橋東南卽寶

公禪寺蓋古刹也。大士以齊梁教主。闡法華山宗派。綿衍遍大江南北。寺始興縣孤峯演公禪師。迺其枝裔。相土攸宜。知環水有龍脈。堪營初地。借珠宮彈壓。爰建寺。命名寶公。佛相莊嚴。壇場清淨。且境會要衝。溯淮而上。與鹽場貢販者。恃之爲藪。而四方僧眾來歸。日亦不啻數十。齋堂過午。安單固其常例。閱歷朝代。至明末幾經千載餘。大清定鼎以來。時勢變易。金碧勝事。鞠爲茂草。有識者怒然悲之。然欲起而重興。恐應接不贍。迺天牖吉人。桂宇林長者。折己財。獨力當家。供眾數載。自思法緣難任。公私淆錯。迭委他僧。終莫有定。忽暎徹公從華山至。儼開

山僧主慨然執爲己事。期月報可。不三年。適觀厥成。殿宇重新。香火爛熳。接待眾僧。身親庶務。則疏水潛泊。惟虞供常住。弗逮。開十方。賄餽。悉取公用。豪不私橐。持大悲咒。日夕不輟。修理堂殿裝飾。尊相霍焉生色。脫非公大力慈心。安得祇園金布如響。應聲乎。李生佞佛者流。間過公話。見公氣宇齋肅。并見林長者矢志篤堅。喜茲寺於今復見天日。長者因語李生。余法華會糾首八十歲老人林世昌耳。聞眼見已經六朝。延僧寺內焚修齋僧爲已。不爲眾韋馱。不感佑。故不能常。或僧爲眾。年歲旱澆亦不能常。自發心齋僧三年。募田百畝。奉作久遠之策。不料善根。

淺薄。究未遂願。待來世爲僧。化善男信女。喜助完數。余心斯畢。  
余世昌捐銀三十兩。高子輪高洪晏各捐銀二十兩。興化縣魏  
鳳章田爾玉張正義共捐銀二十三兩。用價銀八十七兩。置高  
宅田三丘八畝。坐落雙車蓬西北。紅契爲據。付託映公。共誓無  
得招徒。惟擇賢僧代續。設後出不肖。壞裂先法。輕則出院。重則  
各家子孫執官訟理。用彰永遠。垂諸不朽。余在而碑未刻。其將  
有待。非君而何。生無敢辭。爰敘而歸之。長者及映公鐫之於后。  
代申其意耳。奚足言文。復爲偈云。邵伯東南隅。古刹寶公寺。闢  
歷更幾朝。感今荒載治。其境都會區。時時眾僧聚。無有永齋供

助田聊引意試語後主者勿得私憑臆又有康熙甲午

五十三年藏

經碑記不署撰者姓名記言寶公寺古刹也建自明初歷後多名僧衍臨濟之真宗峙雲院之法窟爲揚屬名勝我

大清

康熙己卯間

三十一年

南隄冲決民居飄沒無算而寺僅存於洪波

斷塹之外會大司農喻公奉

命堵築來駐於邵暗寺興

思倡捐修葺俾衲智先督理其事殫盡辛瘁殿宇一新禪侶日

集寺有樓宏敞高聳巍然雲際爰思有以實此樓者於是諸檀

越醵金購藏經梵本全部函以錦裏束以牙籤重以韞檻蓋三

寶之名藏爲法寶藏之爲義也大而其爲書也遠曰經曰律曰

論末乃附之以語錄。經有大乘小乘而律論亦如之。凡天地之大古今之遠無者不載。於理則精微幽渺。極心性之談。於物則鉅細庸奇。極窮荒之族。於文則雄恣幻奧。極篇章之美。恢恢乎宇宙絕觀。卽世之名儒宿學。博極羣書。曾未得於藏經是問焉。藏經之輯重刊於明。板藏於金陵。爲書數百萬言。爲帙六千七百三十七卷。爲函六百七十九函。又音釋二函。編字自千文首句至秉字而終。購價二百三十一兩七錢三。藏吾釋氏之書也。而卽與國不朽之寶也。貯於寶公。則又茲寺之重物也。同人因相戒曰。凡物之積也。難其散也。易失其一編非佳也。貯於寺。

卽祕於寺。苟有善智禪流慧業文士。欲肆力於藏而他假焉。則  
斷不可。藏經既購。垂之久遠。以大其傳。而著其始功之人。則志  
堅行篤。歷二十春秋。以葺寺而使恢宏者。智先也。購藏之力本  
乎眾擎。亦書其名氏。勒之貞珉。示不忘所同焉。是爲記。又有修

保工橋碑記在山門四天王殿側末署

教授承德郎馬

南譏記言。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八月二十日邵伯鎮保工橋  
修葺告成。爰記之。夫名起於義。關國家大政者。乃綿亘於無  
窮也。義著於文。爲地方大利者。不拘牽於舊說也。粵稽釋迦寺  
之建於宋元祐也。惟有厯年。嗣因前明永樂時寶誌公說法其

中而寶公之名以創。本朝康熙年間。河決官隄。溢濫險阻。寺僧名智先者。挖廢香火田三百餘畝。并十方叩募築隄爲路。造橋而亦以寶公名焉。乾隆二十六年水患爲里人談白玉所修。五十二年復水患爲寺僧西來所修。皆善舉也。近有里中善士王國銘輩見橋日漸傾頽。倡捐修築。而向風慕義者莫不踊躍以襄其成。予聞而引重之。嘉獎之。偕僚屬往而率作之。登憑之聲不絕於耳。畚鍤之勤不絕於目。往來行人之歌功頌德。亦遂不絕於口焉。橋成而以係工顏之視寶公之舊名。其義大矣。其文正矣。且夫重佛之教者惑也。務民之義者智也。方今

聖人在上。軫念民生於河壩一事。每年費帑至數百萬之多。以期工程係固。使不億生靈樂業安居。同歌清晏。其恩德

爲何如。而閭閻因卽以更易之文。寓頌禱之義。豈不休哉。然則

是橋也。關國家大政爲地方大利。俾後之人顧名而思。隨時

以補葺之。將奠斯鎮於磐石苞桑。就令寶公有靈。應亦含笑拈

花。有當於生前之說法。而非若拾遺訛十姨者可同日語也。

南濟孤壇之東有接引庵。

里人稱伴孤庵。在叢冢中。爲行人休憩之所。

東運隄有太平庵。

在城隍廟馬頭南額曰觀音太平庵。

萬壽宮。

在八佛柱南甘泉續志言在邵伯驛馬頭祀許旌陽真君乾隆八年江西官商修建立碑至十三年工竣爲其公所隨時修葺按萬壽宮瀕運河運隄日益高宮屋日益壅下道光二十七年重建徐來峯玉豐作召伯塲重建萬壽宮記醇隸書記言許真君南昌舊宅宋大中祥符閒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封萬壽厥後因之今海內通都大邑及村市聚落凡江右人所萃處必建萬壽宮以祀冀可卻災沴而利風濤千四百餘年來如

一日其在揚州邵伯壠則重修於乾隆十七年而前無可考距余家至近門臨運河金隄壁立拾級而下至庭計卑於隄頂者九尺五寸自道光辛卯後隄屢加及尋無怪乎長老所云昔之民居高出隄上者今皆可登隄而俯瞰也盛君儀賓華君日煌以廟之湫隘是懼謀之鄉人醵資鉅萬又以廟近隄根厚培其基與後殿實有裨益請於當事曰可乃築之增於舊五尺東西徑九丈南北附隄長十六丈五尺其南稍折爲崇臺翼之以樓廡經始於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初十日落成於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於是殿宇巍然規模式廊是役也隆神居厚鄉誼

固隄工一事而三善備焉。吾里之患水久矣。民命惟隄工是倚。始晉謝太傅築埭捍水。民賴之至今。比歲黃淮頻漲。隄愈危。埭北尤甚。嘉慶己巳先侍御乞假歸里。嘗助修要工。每歲際夏秋。尤時惴惴焉。然疊遇奇險。獲施人力。皆默邀神佑。爲多眞君周歷江湖。除盪妖害。所以平水患者。功最著。萬壽宮適當吾埭之中。與謝公甘棠廟東西並峙。神之靈感普濟。屢膺敕封。載在祀典。豈惟江右人實蒙福哉。攷晉孝武甯康之二年。眞君上仙。其年文靖輔政。明年領揚州。斯埭之築。眞君固未及見。而眞君族子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與王謝齊名。載在晉史。兩

賢先後若比肩。雖蹤蹟之合與否未可知。而爲國爲民廟食勿替。其致一也。抑考之。眞君受法於吳。眞君猛。而蘭公諶母孝弟明。王之傳大顯。所謂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至於地萬物爲之生。至於民。王道爲之成者。其指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無異。則知成變化行鬼神極之參贊化育。皆庸行充積所致。孝道行於江表。豫章人固世世行之。盛君創垂裕後意甚深遠。華君弟曰新。從子祝三相繼成翰林。蔚爲時望。共肩盛舉。俾往來懋遷於吾土者。咸新其耳目。聯其志氣。享樂利於無窮。而屬豐爲之記。豐旣欽眾志。敦篤事神之虔。樂新廟之足資保障。且願兩地之

人能恪奉真君之教。同安業而遂生也。因述重修之緣起而並揭神仙之原於忠孝者以堅其信心。至其財賄出納之數。木石  
槩塋之工。與夫司事者捐貲者之名氏。例得列於碑陰。茲不具書。

護國寺

嘉慶十四年重修。蔣石鳧道誠有碑記。言壠上護國寺背東面西。爲鎮南之一壁。門臨大馬頭。蓋津梁相望之區。而闔閭交叢之地也。創自明季。沿及國朝。二百年來武帝君之神靈是安。乾隆丙午五十一年歲次。南市不戒於火。回祿燭威勢如瓜蔓。寺之

前後不燬一樣。非帝力之爲之哉。徒以居人景附不至。狐鼈雜遷。荆莽縱橫。而屋欹甃覆。日久不葺。將圯而墟。里中旣感靈貺。爰思鼎而新之。以頻歲洪湖澎湃。水溢年祲。不果。嘉慶己巳春。諸君子慷慨輸貲。辛勤措力。鳩工庀材。至秋而告成事。仍以舊僧本融謹司奉祀。此後並無廟主。一任里人擇僧承替。蓋有取於住空挂錫。而不聽其得道傳衣。是舉也。足見建寺以報神功。而非以廢僧欲。諸君子仰答帝君鴻庥。爲吾鄉保障。予題其有崇聖之心。而不蹈佞佛之習也。凡修理捐費者姓氏并勒貞珉。掃除恢廓。有望於來茲。

晏公廟

在鐵牛灣南鈔房左壁祀水神晏公。留青日記言：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有紅袍救上，且指之以舟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豬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爲老漁，示以殺鼈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太祖感之，遂封爲神。舊玉府都督大元帥。嘉慶府志言：東關外晏公廟所祀水神，蓋卽此也。

瀕鐵牛港倚惠政橋有梵行寺。

萬厯志言：梵行教寺在邵伯鎮。晉甯康三年僧行密建。明洪武初，以寺基爲水馬驛。三年，僧妙用遷寺於本鎮惠政橋西。正統

十四年僧道通重修寶祐志作梵行禪院唐乾甯元年楊行密建名觀音院嘉靖八年賜今額雍正志言如寶祐志則寺建於唐何以晉已有此或以僧與楊同名行密誤傳耶甘泉吳志言雍正志辨正甚確然如禪智寺據紹熙郡志謂建於煬帝而全唐詩劉長卿和演和尙詩序云寺卽演所創其說不同蓋一時興廢傳聞異詞或有難以臆斷者歟宋蘇軾有梵行禪院山茶花詩山茶相對阿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渠渠不會爛紅如火雪中開按鐵牛港橫絕河西大街上跨惠政橋比歲湖水漲發市屋盡圯寺賴住持覺儒時操畚掘積土礫係固今登

東。運。限。望。之。巍。然。獨。存。如。魯。靈。光。

惠政橋東有二郎廟

雍正嘉慶兩府志俱言隋趙昱與兄冕學道青城山煬帝強徵之出爲蜀嘉州守昱於犍爲潭中斬蛟除民害後隱去不知所終唐時嘉陵漲溢蜀人見昱乘白馬從獵者馳波面水遂平事聞太宗封神勇大將軍立廟灌江口昱斬蛟時年二十六故以郎稱後世奉爲神明遂多廟祀焉按府志所稱本龍城錄龍城錄言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學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減牘強起昱至京師煬帝

糜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航。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水遂吞怒。眉山太守列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人呼灌口二郎。歲時民疾病禱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  
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王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  
生。按趙昱除蜀水患。與水經注寰宇記所引風俗通。李冰事略  
同。水經注言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  
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  
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  
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  
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  
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

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寰宇記言。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帶二江之雙流。故有雙流縣焉。風俗通云。秦昭王遣李冰爲蜀太守。開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用童女二人。不然爲水災。冰因自以女與神爲婚。竟至神祠前勸酒。酒杯常竭。冰厲聲責之。因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岸。有閒。冰還汙流。謂官屬曰。鬪太極。當相助也。若知南向腰間正白者。卽我也。頃復鬪。主簿因刺殺北面者。江神從此絕其患矣。後民思其惠。今有祠存。按水經注寰宇記。祇言李冰不及其子二郎。故府縣志於揚城東關馬草街。

二郎廟祇言趙而不及李。陶雲汀澍蜀輅日記言嘉定泌水院創宋時祀李冰與其子二郎。水經注云冰鑿離堆鬪殺江神蜀人慕之壯健者稱冰兒。今什邡縣高境關外雒水分流處有大郎廟。又彭縣彭門山下雁江分流處有三郎鎮。意冰諸子各分地段治水而灌口之功二郎尸之故其名尤著也。咸豐四年四川學政何子貞紹基上言臣於龍安試竣後暫回成都省垣路出灌縣察看江水分流處緣江水發源松潘廳邊外番地會集眾流漸成巨浸至灌縣都江堰口分爲內外二江。馬班二史所稱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百姓鑿其利者

也。李冰守蜀在秦時。迄今垂二千餘年。江水既分。灌漑蜀中。將二十州縣產米之豐。爲天下最有功德於民。則祀李冰之有廟祀宜也。乃臣至江神廟。官民咸稱爲二郎廟。罕有知爲李冰者。因查灌縣志載。李冰廟祀始於唐初。川主二郎神封號始於宋初。至元初。始封李冰及其子二郎。皆爲王。迄我國朝雍正五年。敕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裕王子。二郎爲承績廣惠顯英王。乾隆三十五年。始定爲春秋二祭。謹案冰之子二郎。於正史無可考。卽令有子佐父成功。亦當以冰祀爲重。而其子附之。敬繹雍正閒。敕封王號。於父曰敷澤興濟。於子曰承

續廣惠章功

賜號次第顯然今廟中前殿祀二郎規模

閻麗塑像巍峩後殿祀冰男女二像呼爲聖公聖母固已顛倒失倫不符體制且前殿二郎神像塑作三目旁列二叉兩刃及

梅山七怪之類臣不勝疑詫詢之土人始知小說中所載楊二

郎故事荒誕不經又混楊爲李春秋二祭地方官苟且相沿行

二跪六叩首於其前甚非國家尊崇命祀之意請飭禮

部更正得旨交部議按朱子語類言梓潼文昌與灌口二

郎兩箇神幾乎割據了西川意頗不滿愚謂冰諸子脫非有功於民何以廟食四境陶文毅謂冰諸子各分地段治水灌口之

功二郎尸之其名尤著是也當時褒賞不及國史無傳豈盡  
氏寡恩蓋亦冰之公忠體國不敢如後來藉口祁奚備列牘奏  
邀假寵靈爾龍城錄載趙公昱亦稱灌口二郎奇矣本鎮二郎  
廟先在木排港南東濱運河湖水漲沒今僦居惠政橋東民房  
仍稱二郎廟或疑神以治水聞胡不自保其祠宇醇維邵埭以  
危隄一綫屹障全湖每當西風一起巨浸滔天萬聲器號呼吸  
之機閒不容髮卒能化險爲夷安堵無恙伊誰之力民命至重  
香火之場自在所輕公爾忘私幽明一軌人惜不能如神爾豈  
可轉以責神

濱梁家港面七截橋有福壽律院

卽茶庵也。乾隆壬辰三十  
七年僧悟本創草庵施茶。因稱茶庵。後改

瓦屋易今額住持清海爲庵之第四代。建雲淨室。咸豐辛亥圯於水庵。當鎮西街之西門。臨梁家港。夏秋水漲。湖港一片。清海及其徒靜善。日事畚掘。壘土爲隄。遍植荻蘆楊柳。禦風浪。七截橋圯。造小舟以濟行人。醒先世塋地名董家塋。在庵南。

枕北湖之濱。有貞應祠。

卽露筋廟也。嘉慶府志言。在邵伯鎮北三十里。地爲甘泉高郵分界。祠祀高郵貞女宋米芾有廟碑。歐陽修有傷哉露筋女萬

劫讐不復句貞女姓氏莫考。獨明徐渭蕭荷花祠詩自注云卽俗所稱露筋娘娘也。祝穆方輿勝覽云。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云吾甯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又陶宗儀說郛云。酉陽雜俎續集相傳江淮閒有驛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咮嘬血滴筋露而死。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梁。此處多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喚。見筋而死。因以爲名。諸說互異。然考米芾碑文當以祝說爲是。因樹屋書影言。羅揚露筋祠土人多稱爲露涇。酉陽雜俎續集江德藻聘北道記皆

不以爲貞女事。然事可以風。卽以爲貞女事。無傷也。按米有碑。歐陽有詩祠之創建。其來已久。第祠基窪下。枕湖面河。夏秋水漲。時有傾圮。府志言明正德間巡鹽御史劉澄甫重建。縣志言康熙三十六年知府傅澤洪咸夢重修。四十六年兩淮運使李斯佺重建。北湖續志言嘉慶二十一年兩江總督百齡等捐修。得邀昭靈普惠之。封祠名貞應道光十三年觀察李彥章建樓三楹於左。集古今詩文詞賦若干卷。題曰露筋祠志。此近二三百。年以來修復之大略也。康熙四十六年翠華

南幸。御書額曰節媛芳躅。奎章炳煥輝映淮流。

潛德幽光。益昭千古矣。米芾露筋廟碑言。天地之間。雖大體陽。况君子陰比小人。而五行交相爲功。各有正位。其麗雜者亦交處於陰陽之間。蓋亂臣賊子之所稟。婦人女子之所羞。雖其粉飾一時。班域聖賢。明未及察。而陰譴亦不旋踵。則澤國之女疇膚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於一時。祠方揭於千古。庸夫庸婦之所傳稱。有如昨日。是則幽顯之所共信。而古今不可得而議者。然則伯夷叔齊之節。不必俟聖人。萬世所自知。明矣。紹聖元年十月。中岳外史米芾東歸。過其下刻石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炳猗人倫。亂一德。產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

澤猶雲木偃。煒斯罔。猗日星。建按米碑載寶晉英光集自海  
岳刊石。咸題其言。文人弔古。每多題詠。目所經見。備錄以傳。俞  
德隣宿露筋祠詩。午發淮子口。晚泊露筋北。舟人指靈祠。欲語  
輒嘆息。伊昔避亂初。女郎實英特。行行侍邱嫂。日暮雲氣黑。  
嫂分宿鄰莊。我甯止路側。我生雖不辰。身秉貴弗懼。草深聚蚊蟲。  
中夜紛鼓翼。吷血嗜人膚。其毒甚沙蠱。女郎不可顧。筋露身亦  
踣。至今是邦人。廟貌嚴皿食。惜哉歲月深。姓字不可識。維士有  
百行。維女獨四德。貞潔一以虧。姬姜徒國色。所以古婦人送迎  
不踰閨。嗟嗟露筋事。可爲百姓則。胡然世俗人。所重在傾國。元

貢師泰露筋祠詩飛蚊徹天連白草落日荒原泣姑嫂嫂留旁  
舍姑獨行花顏夜委長淮道亂聲鼓翅腹正饑利嘴嗜膚血方  
飽妾行豈不念辛苦死重如山生似羽欲識當年一寸心廟前  
老樹啼春雨謝應芳露筋廟詩斷臂孤兒事可悲露筋娘子事  
尤奇裙裾不受紅塵汚膏血都充白鳥餓野燐照人魂斷處田  
家妻嫂睡濃時玉遺香骨天應惜鐵比貞心世共知宿草埋烟  
迷古冢幽花泣雨倚叢祠碑存米老春秋筆詩有歐公絕妙詞  
尙待姓名傳國史更看旌表照門楣古今多少青雲士卻忍將  
身作夏姬明王翊詩野岸分流截海垠按歌誰復賽波神孤舟

夜向祠前泊。商女挑燈說露筋。王舞露筋廟詩淮城小如益僻。  
在湖草邊。蕭條城下路。昔有兩嬋娟。秋姿點明月。相攜良可憐。  
小姑泣向嫂。薄暮慘墟烟。炎天值暑渴。一望白水田。櫧極雜良莠。  
遠與蒲荷連。落日帶沙岸。滿耳雷聞閬。彷徨自相弔。所惜在  
青年。依稀雙影長。顧見返照前。修途行旅盡。惆悵不能還。夏蚊喧。  
且起著面劇霜鷗。囊空無帷帳。奈此萬嘴穿。前村有雞犬。燈火見歸船。  
茅茨出叢薄。隱約四五椽。匪無有帷子。叩門聊息肩。  
嫂云得所依。小姑淚漣漣。冰肌與玉體。忍委一夕眠。風生翠木下。  
兀兀坐爲禪。嗜膚攢利鎌。酒血亂幽泉。平生弱女子。苦當雞

助拳肉盡志終定。柔筋露蜿蜒。森然出天巧。工豈人力鐫。含笑化爲鬼。攝衣上雲輶。素蛾共蟾窟。錯落諸星躔。天孫下機處。一時成俗縫。何如作正鬼。心不愧青天。終爲斂社珠。與月鬪春妍。千年露筋廟。野水流涓涓。崇祠闢水裔。蛛絲繁几筵。明妝儼如昨。彷彿步湖蓮。神柳剝將枯。獨有心中堅。垂柳自婀娜。不受惡簾纏。年年臘雪後。葉綻翠眉睂。鄉人枮榆社。日有牛羊牽。微聞絳繚響。紙織撒金錢。神往女巫下。妙舞特蹁躚。車旗颯靈雨簫鼓。咽秋蟬。祇愁神返駕。不得此周旋。烹蒿古時魂。猶記草中鉢。歸來不見嫂。遠道正綿綿。嫂面有糞土。長淮終不湔。分明小姑。

面留與後人傳。米生性好古。書字無半千。至今麗牲石苔蘚澁  
蠅涎。碑言天地閒。陰陽互推遷。陽類况君子。小人陰類偏五行。  
有正位。變化歲功全。云胡值龐雜。交處薦成愆。亂賊所稟性。狐  
媚最便媒。潛如蟻與蟲。動乃百足蛇。奄忽爲魍魎。鬼箭脫神弦。  
赤手賣天下。性命徒少延。揚揚服袞黼。班域在聖賢。婦女尙知  
艱。奈何欺八埏。明雖未卽察。陰譖固昭然。唯餘澤國女。白骨寄  
荒阡。姓名何必顯。有此大義懸。清風起懦夫。未讓夷齊專事歌。  
楚人些。斯臣日星宣。我觀碑上字。滿紙秋淪漣。共姜賦柏舟。名  
芳刪後編。春秋偉宋姬。身與火蛾煎。後來有此碑。砫石當犇川。

隔江望高郵。野水惟睢。蔓來忽盈。抱寫此露筋篇。劉炳經露筋祠詩。珠湖烟雨散。晴暉帆落風輕。短棹遲春草。斷垣斜日裏。行人猶說露筋祠。張吉露筋烈女祠詩。佳人翠袂映幽竹。風鬟霧鬢清如玉。崎嶇一棹長淮曲。客子薄暮歌死鹿。盍離毒蠍卽裯襦。此身擔死不受辱。天黯慘鬼神哭。羅襦錦帶深結束。泉源斷絕貞心暴。姓名不假青史錄。柔弱在貌剛。滿腹幽光萬古照。祠木男兒忍使綱常覆。過此不知何面目。哀哉此輩貞禽憤齊之鷺。露筋祠限韻詩道。旁女子死於蚊。猶聽居人說露筋古木荒祠來夜月。清風巍碣罩秋雲。事傳汗簡遺名氏。血染羅衣駭。

見聞湖上貞魂千載恨。齋宮白鳥謁。紛紛薛應旂露筋烈女祠。  
詩烈女祠前青草深。斷碑猶自倚湖陰。千年蘋藻憑誰主。萬古  
綱常祇此心降。北李陵空仗劍歸朝。察琰愧囊琴側身。天地應  
難數。獨對長河恨不禁。程文德過露筋祠詩在昔有處。女避寇  
湖中居。深夜水昏黑。茂草蚊若鰐。湖旁豈無舟。同伴亦且驅。從  
舟卽從寇。甯爲蚊所屠。有身筋可露。偷生死不如。吁嗟烈女心。  
男兒空珮琚。人生不自愛。千年日月虛。至今瞻烈女。凜凜肅裙  
裾。徐渭蕭荷花祠詩。荷花一夕凋。萬里秋無色。獨遺花烈芳。千  
秋襲陂澤。揚船湖大湖。風緊日已夕。水鳥習舊棲。戢羽菱菰白。

弔古解羅舟。去岸不盈尺。秉燭攀繡帷。金翹儼宮額。燭滅颯然。  
中神爽。寥孤魄。念此芒吻微。奚啻雄虺索。豈無冶容膏。冰肌以爲羂。  
念茲不能忘。惆悵至明發。又露筋祠詩。鳥鳥旣能傷義士。  
蚊虻何苦碎貞肌。由來天道本無定。誰使昆蟲必有知。畫壁幾殘春。  
社雨靈風時滿夜。歸旗烟波一望三千里。長在湘湖洛水湄。  
于鍾元過露筋祠詩定證無生向法王。剜身不復費商量。數聲渴雁當離鬢。  
一片神鴉掠去檣。荒廟烟煤雖斷絕。殘粧巾幘尚飄揚。涼秋邵伯湖邊過。  
懷古奚堪對夕陽。陸弼露筋祠詩古廟遺名氏。蕭條湖水濱。露筋空往事。雪涕自行人。山霧羅巾薄。

庭花玉貌新。南宮詞不愧。獨與表貞珉。國朝王士徵詩。放舟

湖上水。艤楫女郎祠。往跡行人說。清風古牒垂。畫衣生積蘚。荒徑颯靈旗。叢竹香蘋路。依稀近九疑。又過露筋祠。詩翠羽明璫。共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汪耀麟詩。祠水含烟野樹青。年年白浪打浮萍。鶯啼疑是黃陵廟。廟門外湖光似洞庭。汪懋麟詩。貞女無名姓。荒祠獨古今。烏啼黃竹短。門對碧湖深。生死千秋節。淒涼一夜心。時聞明月夜。環佩出空林。李瀅詩。貞女遺祠官道旁。祠邊楊柳浸微茫。揚州水調空明月。古渡殘碑自夕陽。極浦鳧鷺誇皓潔。秋花荷芰送清

香可憐蕭颯陂塘地。惜惜芳踪亦在望。彭桂詩蕭蕭木葉女郎祠。一樹牆花秋滿枝。白葦黃茅仍此地。清風皓月似當時。成名蚊蚋原無罪。畏死鬚眉始謂奇。前去淮陰漂母廟。紛紛下拜少年兒。孫枝蔚詩花貌丹青古。靈旗風雨多。黃昏仍獨自。白鳥近如何。巫曲迎神罷。官船打鼓過廟門。對湖水。香氣但聞荷。又露筋祠。神絃出。巫鼓瑟。瑟花滿裊。亂斟清酒澆。熱雲神女騎。鸞獨自來。肌肉已盡骨。鼈。旋風呼雷細蟲僵。玉鏡化爲湖水光。鬼嫂索食啼廟門。大兄小姑色不溫。夜深神欲上天去。人閒污穢難久住。汪琬過露筋祠詩湖水渺無際。古祠臨釣磯。藕花漸蕭。

楓葉生芳華。一二白髮巫。妻回倚門扉。陰廊竄護鼠。畫壁生  
伊威。豈無估客舟。來酌椒漿稀。靈兮秉貞素。獨處誰相依。羞比  
青溪姑。願效黃陵姬。山鬼雖陸梁。敢窺坐上幃。我茲訪遺蹟。日  
落烟霏霏。輕埃侵綠鬟。寒吹卷綃衣。環佩了不聞。徒然想昔徽。  
施閏章露筋祠詩。野死無名氏。千年廟獨存。自然堪下拜。不用  
賦招魂。風月清傳珮。蘋蘩香繞門。往來纓冕客。慚嘆向誰論。田  
雯露筋祠詩。黃頭高唱水程長。甓社風來菡萏香。向夕露筋祠  
下過土垣瓦屋。一垂楊。邵長蘅雨泊露筋祠詩。邵伯埭下雨如  
絲。貞女祠邊繫纜時。萋萋碧草歸人晚。森森空湖去鳥遲。水面

人家浮雁鶩。灣頭艇子立鷓鴣。風扉破壁淒涼甚。扶屐還來問古碑。王式丹露筋祠歌。噫吁嘻。我不知烈女何代人。傳到於今幾千春。亦不知烈女何名復何姓。惟有露筋二字傳其真。其初傳之田夫野老口。後來學士大夫詩歌贊頌萬口如一。層憶昔嫂與姑。中夜走荒塗。秋蚊密如霧。利喙嗜柔膚。嫂投田舍。豈必不自保。姑縱隨之。豈可爲人汙。而乃皎皎中天日。湛湛一泓水。決不令微塵點翳。略近清白軀。當時但取自潔淨。豈其有意爲名乎。無意爲名。名所趨。萬古歌頌如此。女者眞絕。無作歌自誰氏。歐公倡其始。海嶽寶繼之後。起騰萬紙。前明張珩一闋最奇。

崛我朝新城王公風雅真罕比。其餘作者妍媸雖各殊。大抵表貞揚烈皆可訓俗。勵廉恥。紅祠何峩峩。乃在湖之涘。接檐瞰飛甍。闕院夾重阤。明之嘉靖年中所修葺。百五十載以來日傾陁。甓湖直瀉萬頃波。漭沆四圍齧其趾。幾重瓦礫散蓬蒿。幾度昏鴉噪秋水。異哉烈女有神靈。靈旗夜下廣陵城。髮鬢冠幘儼天仙。青鸞白鳳相逢迎。廣陵太守夢中見。親承嘉命鳩工程。一修不已又增修。煥然復舊覩崢嶸。歷代標題盡洗刷。一一丹黝陳兩楹。磨礲大石鐫古篆。賢哉太守留其名。我來瞻遺蹟。俛仰三嘆息。肅拜具衣冠。冰霜照顏色。肸蠁炳佛宮。有恤幽通真宰。

關神力似此流芳萬千億。上帝當加褒。朝廷當賜敕。何但區區一郡士女所矜式。噫吁嘻。湖水無時涸。河隄日脆弱。廟堂憂民憂。南顧誰付託。烈女之神貫天經。瓦地絡。既能示夢新厥宇。豈不能請命上帝障此波臣虐。朝廷歲費百萬金錢墳此無窮谿與壑。何不刑牲沈玉祈神庥。一如天妃元君配位泰山與海。若噫吁嘻。我本灾餘民。忽發狂言瀆明神。神聽吾言不吾嗔。四拜既畢出廟門。茫茫湖水天黃昏。孤舟一葉纜牆根。春來猶見舊湖痕。彭定求露筋廟行森森邪溝水。茫茫楚澤雲宛在。娟娟行人瞻望頻。頻來廊廡圮。今來楹棟新。纓舟載延佇。迴若

藐姑神。千載海岳碑。抉摘名義真。陰陽氣龐雜。貞脆殊猶薰矯。  
哉瓜李嫌之子。耽清芬節與夷齊埒。片語扶干釣巫山。洛水聞賦筆。蒙埃塵。  
藉此一驅蕩。仰追王風淳。未須歌楚曲。橫涕招湘君。宋犖詩細草。平湖岸。  
斜陽烈女祠。扁舟人共繫。懷古淚空垂。小院留殘碣。迴廊閃畫旗。坐聞修竹響。  
蕭瑟佩聲疑。秦鬟詩浪打船頭。去棹遲。數閒瓦屋露筋祠。祠邊雲樹蕭蕭意。盡在漁洋。  
七字詩。邵廷烈詩。有惜一身輕。而玷女子貞。蛾飛甘撲焰。鶴唳泣殘更。膏血埋荒草。  
精誠達。帝京露筋祠下過。淮水自流清。阮文達元詩。貞蹟記高郵。崇祠更建樓。碑文傳海岳。祀典著。

邗溝隔岸近鄉井。分風扶漕舟。庶民兼利運。神牕接湄洲。阮亨  
詩生死嫌明一夕難。冰心萬古守清寒。白蓮開遍祠門外。曉月  
涼風放棹看畢光琦詩。我過湖鄉訪古寺。水濱水涘水中央。隔  
湖遠見露筋廟。秋柳依依帶夕陽。喚渡尋碑摹海岳。登樓覓句  
和文忠。足徵顏蔡相隨處。邵伯埭南湖水東。王開益詩襄陽碑  
碣著明徵。廟貌巍巍祀典承。亂草無人飛白鳥。瓣香有客弔青  
蠅。效靈轉運堅冰坼。捍患防河濁水激。千古貞魂卜棲止。仙樓  
新建最高層。阮充詩夕照征帆卸。來登百尺樓。貞心千載石。對  
面一湖秋。

天語臣民仰。詩歌今古留。可憐祠畔水鳴咽。

到邗溝王士禛苦薩靈詞女郎遺蹟秦郵路晚涼門外青楓樹

石竹響空祠蕭蕭三兩枝可憐鳴咽水斜日西風裏那更感人

情估船吹笛聲漫汎亭集祁春圃師著露筋祠詩水平風輕繫扁舟

孤守疏林瑟瑟秋三十六湖樓上望白蓮開盡使人愁道光癸巳李榕

園觀察彥章建三十六江蘋誰薦女郎祠江淮君子水山木轉湖樓雲汀制軍書額女郎祠陳曼生聯

漕年年賴護持聞道秋風歸棹晚壁閒惆悵禱冰詩雲汀先生巡漕時也

文麟慶鴻雪因緣圖記言嘉慶二十年回空凍阻時陶雲汀先

生官巡漕禱冰靈應奏乞恩頒封號重修祠宇歲甲午

道光十四年李蘭卿同年名彥章議建三十六湖樓於祠左余按部過

之見祠後地窪積潦形兜囊水命撈取水中土築成月隄以資拱衛乙未

道光十五年再往則已俱落成矣蘭卿乃張宴樓頭撤蓋

整衣馨爐憑觴俯視東北綠陰虧蔽河水靚深篠岸柳隄遠近映帶南則飾堊塗丹綴以綺樹西則柳搖荷苗翠色上浮憑欄

四望祇見水光映天涵青蓄黛帆影出沒若有若無蘭卿僕數

湖名若爲通介並出女史許定生

名淑慧青浦孝女

所繪湖樓圖囑題

卽席成二律云新隄一曲護祠堂小築湖樓對水光春色十分

三月暮烟波四面萬帆張題詩且喜聯名士作畫端宜倩女郎

插柳栽荷風雅甚知君經濟在宣防憶昔新安綰郡符曾經信

宿駐天都。百千萬轉溪流疾。三十六峯雲海殊。一自服官游楚豫。而今建節領河湖。竭來洞敞樓窗望。近水遙山總舊途。

傲姑寺。

在赤岸湖東焦里堂循有傲姑寺記言寺以傲姑名甚奇里人云露筋祠祀其姑傲姑寺祀其嫂昔姑嫂避亂湖干夜苦蚊嫂投旁舍宿姑不可遂死於蚊論者貞姑而醜嫂然嫂之貞實與姑等有爲嫂白其枉者建寺以傲姑名是說也不可以爲典要雖然吾有感焉姑潔身遠嫌其名顯嫂不爲矯情以沽譽其聲惡旁舍豈必強暴露處豈不可汙夫姑之行魯國男子之行也

嫂之行顏叔子柳下惠之行也各行其志矣何傲爲寺在赤岸湖東偏湖水橫閼沙嘴錯綜夜黑風起舟子不知所適每苦於溺昔人於寺側樹高竿懸紅燈以指舟之迷寺僧設湯粥以濟舟人之寒餓故寺之立所關甚鉅而不可廢或曰姑音近湖爲傲湖之譌謂有寺以避風濤則湖失其險或曰傲姑者始建寺之人然皆不可考也嗚呼露筋者驛名也或作露涇或作鹿筋或作路金或謂蚊嘬鹿或謂蚊噉醉人今隈岸草間有宿者不聞其殺於蚊且古今同此蚊蚊噉人何至血滴筋露則姑之事且不可知而嫂之事又何深辨乎惟水溢寺圯燈竿久廢舟中

之迷莫有指者。吾願里之君子重修以濟可也。

甘棠小志卷四

受業江都趙熙和率男增瑞校字

甘棠小志

卷四 祠廟

奎

右甘棠小志四卷爲圖十有四篇九譏自七月初於九月望卒事凡閱兩月有奇又兩閱月手錄成帙書爲篇九而運道湖瀦河渠修防言水者居其四蓋棠湖澤國治水一事尤於吾鎮爲切要也而人物獨闕昔宋樂子正史撰太平寰宇記譏賈耽漏落李吉甫缺遺蓋病十道述元和郡國志未敍人物也於是所撰記於地里外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並詩詞雜事 國朝陽湖洪稚存亮吉序此記以爲樂所撰若此遂致祝穆等撰方輿勝覽甯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載不遺實皆濫觴於此意多不滿於是洪所自撰乾隆府廳州

縣圖志槩不旁及人物醇維山川道里實天地之自然要必有人焉以經緯之而後卽其習尚以成爲風俗人物亦烏可不紀稚存書統覈輿圖故僅及建置沿革山川疆域以綜大綱若夫一郡一邑之志固無有不詳人物者矧在一鎮吾鄉文物淵藪代有傳人深懼蒐羅未富缺漏孔多天下方有事不獲久於鄉里爰囑吾二三知舊凡有忠孝節廉文武英特以及隱逸方外一材一藝存疏狀略彙存採訪略備當踵成之咸豐五年歲次

乙卯嘉平月董醇謹跋